

张力持存：从“被拉开”到意义结算的一个新辨别维度

读中最有意义的时刻，不是我终于理解了他，而是我被卡住了、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否定的那个状态

何丽霞 著 · SDE 学员 · 阅读理论与意义生成 · 2026年7月27日

编者导语 接收模型把“被卡住”当作理解受阻的标志，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。本文论证相反的事：张力不是需要被消解的障碍，而是需要被维持的条件。文章给出搏斗、拒绝、悬置三条路径，并为“什么条件下我的理论与对手理论给出相反预测”设计了可执行的判别格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那个从未被追问的预设

“读”通常被理解作为一种接收行为。读书是接收作者的思想，读人是接收对方的意图，读大自然是接收自然的规律。这个模型如此自然，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是一个选择——它把“读”定位成一条单向管道，从外部世界通向内部认知，管道越通畅，“读”就越成功。

但这个模型有一个从未被真正追问过的前提：它预设了“读”的目标是“对齐”——与文本对齐、与作者对齐、与意义对齐。在这个预设下，好的阅读就是“接收得准确”，坏的就是“接收得偏差”。所有关于阅读的改进策略——更好的方法、更深的加工、更开放的态度——都是在“对齐”这个框架内运作的：它们试图让管道更通畅，让接收更完整。

但这个预设本身是站得住脚的。让我从一个具体的经验出发来追问它。

几年前，我第一次读到一本哲学著作——一本论证严密、与我既有的世界观完全相反的书。我读得很慢，因为我发现自己无法反驳它。每当我试图找出它的逻辑漏洞，我都会发现那个漏洞已经被作者预见到了；每当我试图用我的框架去“解释”它，我都会发现我的框架在它的论证面前显得幼稚。我既无法接受它（因为它与我深信的东西冲突），也无法否定它（因为它的论证站得住）。我卡在了那里。

这个“卡住”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我不停地回到那个让我困惑的段落，反复读，反复想。我试图向朋友解释我的困惑——但每次解释到一半，我都会发现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它。我既不想放弃我的立场（因为那意味着背叛我自己），也不想放弃它的论证（因为那意味着自欺欺人）。我被夹在两个判断系统之间，既无法前进，也无法后退。

这个经验让我意识到一个被“接收模型”完全遮蔽的事实：“读”中最有意义的时刻，不是“我终于理解了他”的那个瞬间，而是“我被卡住了、我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否定”的那个状态。那个状态不是“读”的失败——它是“读”真正开始的地方。

但“接收模型”无法解释这个经验。在它的框架里，“被卡住”是“理解受阻”的标志——你需要更多的信息、更深的加工、更开放的态度来“克服”这个障碍。它把张力视为需要被消除的东西，而不是需要被追问的东西。

这个经验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：“读”这个动作本身，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误认了。我们以为它是信息的传递，但它实际上是意义的生成。我们以为它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活动，但它实际上是两个判断系统之间的遭遇。而意义，不是在“对齐”中发生的——它是在“被拉开”的张力中发生的。

但“被拉开”只是一个入口。真正需要追问的是：在“被拉开”之后，发生了什么？那个张力是被消解了、被搁置了、还是被维持了？本文的核心判断是：真正的“读”，不是“被拉开”的那个瞬间，而是“张力被持存”的那个过程——张力不是需要被消解的障碍，而是需要被维持的条件。这个“张力持存”的状态，就是意义发生的真正引擎。

二、既有解释的困境：当理论遇到那个“卡住”的经验

在展开本文的核心论证之前，有必要检视一下这个问题上已有的主要解释路径。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，每一类都抓住了“读”的某个侧面，但每一类在面对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时，都暴露了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。

2.1 认知主义的困境：信息加工无法解释“为什么有些阅读击中我们”

认知心理学传统倾向于把“读”理解为一个信息加工过程：眼睛接收视觉信号，大脑解码为语义表征，然后与已有的知识结构进行整合（Kintsch, 1998; Rayner et al., 2012）。在这个框架下，“读得好”意味着这些子过程运行得高效、准确、自动化。

这个解释在面对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时，遇到了一个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：为什么一个被“卡住”的阅读者，在信息加工层面可能完

全没有问题？他理解每一个句子的字面意思，他能够追踪论证的逻辑结构，他甚至能够复述作者的核心观点——但他仍然被“卡住”了。他的信息加工是成功的，但他的阅读是“未完成的”。

这个矛盾指向了认知主义框架的一个深层预设：它把“读”还原为“信息提取”，而“信息”被理解为已经存在于文本中的、可以被独立提取的东西。但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恰恰表明：文本中存在的不是“信息”，而是“另一个判断系统的位置”——这个位置不是“被提取”的，而是“被遭遇”的。当你遭遇一个与你自己的判断系统冲突的位置时，信息提取是远远不够的——你需要处理的是两个判断系统之间的张力，而不是一个信息从文本到大脑的转移。

认知心理学内部已经触及了这个区分。Craik和Lockhart（1972）提出的“深度加工”概念区分了“浅层加工”（基于物理或语音特征）和“深层加工”（基于语义和关联）。但“深度加工”仍然是在信息处理的框架内运作——它关心的是“加工得更深”是否导致“记得更牢”，而不是“加工得深”是否导致“被卡住”。一个读者可以对一本书进行非常深层的语义加工——分析它的结构、追踪它的论证、评估它的证据——但并没有被它“卡住”。深度加工可以导致更好的记忆，但不必然导致意义的遭遇。

2.2 解释学的困境：视域融合无法解释“为什么张力不能被融合”

另一种影响深远的看法来自解释学传统，以伽达默尔（Gadamer，1960/2004）为代表。它认为“读”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，而是两个视域（读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）之间的“融合”。你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进入文本，文本带着自己的历史视域与你相遇，在对话中产生新的理解。这个模型比认知主义深刻得多——它承认了“读”不是单向的接收，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。

但解释学在面对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时，遇到了一个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：为什么有些视域之间的张力，无法被“融合”？在伽达默尔的框架中，理解总是“效果历史”的产物——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时间距离不是理解的障碍，而是理解的条件。张力（距离、陌生性）在解释学中被承认，但它的功能是服务于最终的“融合”——张力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，而非理解的条件本身。

但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恰恰表明：有些张力不是“可以被融合的”——它们不是“暂时的不理解”，而是“两个自治的判断系统之间的不可调和”。你无法“融合”一个与你完全相反但同样自治的立场——因为融合意味着你放弃了自己的立场，或者你稀释了对方的立场。这两种选择都是对张力的消解，而不是对张力的持存。

这里需要小心：伽达默尔并非完全没有处理不可融合的张力。他的“效果历史意识”概念强调，理解总是被历史距离所中介，读者与文本之间始终存在一个“时间间距”产生的张力。但这个张力的功能，在伽达默尔的描述中，最终是被“应用”（application）所收束的——理解总是包含着“把文本的意义应用于当前情境”的维度。当文本的意义无法被“应用”时（因为它与当前情境的预设冲突），解释学的框架就难以解释“被卡住”的状态。

2.3 现象学的困境：意向性指向无法解释“为什么阅读总是中断”

现象学传统则强调“读”是一种意向性行为——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。你读书时，你的意识指向文本；你读人时，你的意识指向对方的存在。这个解释抓住了“读”的指向性，但它同样在面对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时遇到了矛盾：为什么真实的阅读总是充满了中断、偏离、阻抗、溢出？你读着读着走神了，你读着读着开始反驳作者，你读着读着被一句话击中然后合上书发呆——这些不是“读”的失败，而是“读”的真实形态。

现象学描述了一个理想化的“读”——意识始终指向它的对象，意义在其中显现。但“被卡住”的经验表明：意识不是始终指向它的对象的——它经常被“拉回”到自身。当你被一个判断“卡住”时，你的意识不再指向文本（“他在说什么”），而是指向你自己与文本之间的张力（“我为什么无法接受它”）。这个“回指”的动作，是现象学的意向性框架难以解释的——因为它预设了意识是“向外”的，而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恰恰是意识“向内”的转向。

Iser（1978）的读者反应理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比现象学传统更远。他提出的“空白”（blanks）和“否定”（negations）概念——文本中那些未明说、需要读者主动填充的部分——已经触及了“张力”的某些侧面。但Iser的“空白”主要是一个文本结构的概念（文本留出了什么），而不是一个读者状态的概念（读者在什么条件下被拉开）。更重要的是，Iser的“否定”最终服务于文本意义的“完成”——读者填充空白的过程，是意义被“实现”的过程。而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恰恰是“否定”无法被完成的状态——你既无法填充空白（因为你的框架与文本冲突），也无法放弃填充（因为文本的论证站得住）。

2.4 三类解释的共同困境

这三类解释在面对“被卡住”的经验时，暴露了一个共同的困境：它们都把“读”理解为一种“理解”行为，而“理解”天然追求的是“完成”——信息提取完成、视域融合完成、意向性完成。当“读”无法完成时（即“被卡住”时），它们只能把这个状态解释为“理解的受阻”——一个需要被克服的过渡阶段，而不是一个需要被理解的独立状态。

但这个解释无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如果“被卡住”只是“理解的受阻”，那么为什么有些“被卡住”的经验，恰恰是阅读中最有意义的经验？为什么我反复回到那个让我困惑的段落，不是因为我想“完成理解”，而是因为那个“未完成”的状态本身，让我看到了我之前看不到的东西？

这个困境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预设：这三类解释都默认了“读”的终点是某种“合一”的状态——与信息合一、与视域合一、与意义合一。它们从未质疑“合一”本身的位置。它们批评“接收”太被动、太单向，但它们提出的替代方案（“对话”“融合”“意向性”）仍然是在“合一”的框架内运作的：它们只是把“合一”从“被动接收”改成了“主动对话”，但“合一”本身仍然是目标。

但“被卡住”的经验告诉我们：“读”中最有意义的状态，不是“合一”，而是“被拉开”——被一个超出你现有框架的东西拉开，被一个让你不舒服的东西拉开，被一个你无法立即“理解”的东西拉开。意义不是在对齐中发生的，而是在被拉开的张力中发生的。

三、一个真实案例：张力持存如何从“被反驳”到“结算”

在展开核心判断之前，我想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——一个具体的、完整的“张力持存”过程。这个案例来自我自己的阅读经验，它不是为了“证明”张力持存的存在，而是为了展示张力持存如何被发生出来——从“被拉开”的那一刻，到张力的维持，到最终的结算。

3.1 案例：读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

几年前，我读亚里士多德的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。我带着一个预设去读的：伦理学是关于“规则”的——它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、不应该做什么。我期待亚里士多德给我一套规则。

但亚里士多德没有。他告诉我：伦理德性不是规则，而是“实践智慧”——一种在具体情境中判断“什么是对的”的能力。他说，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，不需要规则——因为他知道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应该做什么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在挑战我的预设。

我被卡住了。不是因为我不理解他在说什么——我理解每一个句子。而是因为：他的框架（实践智慧）和我的框架（规则伦理学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伦理生活的方式。我无法接受他的框架（因为那意味着我之前的理解是错的），但我也无法否定他的框架（因为它的论证站得住——它比我的框架更贴近真实的伦理经验）。

这个“卡住”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。在这几个月里，我做了三件事：

第一，反复回访。我反复回到那些让我困惑的段落，反复读，反复想。不是因为我想“理解它”——我已经理解它了。而是因为我“无法不思考它”。那个张力不让我走。

第二，主动搏斗。我试图反驳亚里士多德。我写下了我的反驳，然后发现我的反驳被他预见到了。我修改了我的反驳，然后发现我的修改版本仍然站不住。每一次反驳失败，都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框架——但也让我更痛苦，因为我的框架在每一次反驳失败中都被削弱了。

第三，外化表达。我试图向朋友解释我的困惑。每一次解释到一半，我都会发现我还没有真正理解它——因为我的解释总是滑回“他错了”或“我错了”的二元框架，而真正的张力在于“两个都自治，但无法共存”。

几个月后，我结算出了一个新判断。这个判断不是“我接受了他的框架”或“我放弃了我的框架”——而是：“规则”和“实践智慧”不是两种对立的伦理学理论，而是两个不同的“判断层面”——规则适用于“我不知道该做什么”的时候，实践智慧适用于“我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如何做”的时候。这个判断不是亚里士多德的（他没有说过这个区分），也不是我原来的（我原来的框架没有这个区分）。它是在两个判断系统的搏斗中长出来的第三位置。

3.2 这个案例揭示了什么

这个案例揭示了“张力持存”的几个核心特征：

第一，张力的来源不是“不理解”，而是“理解之后的冲突”。我不是因为“不理解”亚里士多德而被卡住的——我是因为“理解了他之后发现他的框架与我的框架冲突”而被卡住的。张力来自两个自治的判断系统之间的遭遇，而不是来自信息的不完整。

第二，张力的维持不是“被动承受”，而是“主动搏斗”。我不是“等着张力消解”——我是主动地、持续地与张力搏斗。每一次回访、每一次反驳、每一次外化，都是张力持存的主动选择。

第三，张力的结算不是“张力消解”，而是“新位置的产生”。结算不是“我接受了他的框架”或“他错了”——而是“在搏斗中长出了一个之前不存在的第三位置”。这个第三位置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他的——它是两个判断系统搏斗的产物。

第四，结算不是终点。新的判断位置本身会与旧的位置产生新的张力——张力持存不是一个“一次完成”的动作，而是一个“循环不

止”的过程。我后来发现，这个“规则/实践智慧”的区分，在我读其他伦理学著作时，又产生了新的张力——我需要不断地重新结算。

这个案例让我确信：“张力持存”不是一个理论构造——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、可以被追踪的意义发生过程。它发生在每一次“被卡住”的阅读中，发生在每一次“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否定”的挣扎中。它不是“读”的故障——它是“读”真正开始的地方。

四、核心判断：张力持存——一个不可还原的新辨别维度

现在让我给出本文的核心判断：真正的“读”，不是“接收”，也不是“被拉开”的那个瞬间，而是“张力被持存”的那个过程——张力不是需要被消解的障碍，而是需要被维持的条件。

但这个判断不能只是一个断言。它必须通过最严格的检验：它与已有概念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是什么？如果它只是某个已有概念的换皮，那它就不是一个新辨别维度。

4.1 不可还原硬校验：与三个最接近概念的对话

4.1.1 “张力持存”与认知失调

Festinger (1957) 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描述了一个状态：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不一致的认知时，会产生心理不适，驱动他去消解这种不适。后续研究 (Harmon-Jones & Mills, 2019) 区分了“失调消除”（通过改变信念、增加新的认知、或降低重要性来恢复一致）和“失调维持”（延迟消解、保持开放）。

那么，“张力持存”与“被维持的认知失调”之间的区别在哪里？让我从三个维度来区分：

第一，对手的性质不同。认知失调理论关注的是“主体内部的不一致”——两个信念之间的冲突。失调的主体是“我”，失调的对象是我的两个“认知元素”。而“张力持存”关注的是“主体与另一个判断系统之间的搏斗”——这个对手不是“我内部的另一个信念”，而是“另一个活人的判断系统”。书的作者不是一个“认知元素”，他是一个有意志、有历史、有立场的判断主体。当我说“我被这本书反驳了”，我不是在说“我持有的两个信念冲突了”，而是在说“另一个判断系统挑战了我的判断系统”。

但这里需要更精确：当读者阅读一本书感到“被反驳而未被驳倒”时，他面对的究竟是一个“外部的判断系统”，还是“我内部被这本书激活的另一个判断系统”？认知失调理论同样可以解释：两套认知元素之间的冲突，只是其中一套元素来自外部刺激。我的区分依赖于“对手是活人”这个直觉，但这个直觉在生成机制上经得起反驳吗？一个已故作者的文本，算不算“有意志、有历史、有立场的判断主体”？一个虚构人物的立场，算不算？

我的回答是：区分不在于“外部/内部”，而在于“可被消解/不可被消解”。在认知失调理论中，两个冲突的认知元素都是“我的”——它们都是我可以改变的（通过改变信念、增加新认知、或降低重要性）。但在“张力持存”中，对手的判断系统是“不可被消解的”——你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信念来消除它（因为它的论证站得住），你也无法通过贬低对手来消除它（因为它的论证确实有力）。这个“既不能改变自己、也不能贬低对手”的困境，是认知失调理论没有预测的——它预测的是“要么改变要么贬低”，而“张力持存”要求主体同时维持两个冲突的立场，不做任何防御性消解。

第二，消解路径不同。认知失调理论的消解机制通常是心理防御式的：改变信念、增加新的认知、降低重要性。而“张力持存”的消解路径是“搏斗”——不是消除张力，而是与张力共存、在张力中推进。这意味着，在“张力持存”的状态中，主体的目标不是“让张力消失”，而是“让张力结算”——让两个冲突的判断在持续的搏斗中产生一个第三项。这个第三项不是“折中方案”，而是“新位置”——一个在冲突中长出来的、之前不存在的判断位置。认知失调理论的“失调消除”产生的是“回到一致”，而“张力持存”的“结算”产生的是“新的不一致”——新的判断位置本身会与旧的位置产生新的张力，循环不止。

第三，可观察的差异。如果“张力持存”只是“被维持的认知失调”的换皮，那么它们在行为表现上应该是不可区分的。但事实上，它们产生不同的可观察行为：认知失调的“维持”状态表现为“回避”（暂时不去想那个冲突）或“延迟”（以后再说），而“张力持存”的状态表现为“反复回访”（不断回到那个让自己困惑的段落）、“主动搏斗”（试图反驳它但发现自己做不到）、“外化表达”（向别人解释这个困惑）。这些行为不是“维持失调”的特征——维持失调的特征是“不处理”，而“张力持存”的特征是“持续处理但处理不掉”。

第四，分离线：什么条件下两个理论会给出相反预测？设计一个判别格：让被试阅读一段与他们的既有信念冲突但论证严密的文本。认知失调理论预测：被试会倾向于消解失调（改变信念、贬低对手、或回避文本）。张力持存理论预测：如果文本的论证足够严密（使得“贬低对手”不可行）且被试的既有信念足够坚定（使得“改变信念”不可行），被试会进入“既不能改变自己、也不能贬低对手”的困境，并表现出“反复回访”和“主动搏斗”的行为。这个判别格的关键控制变量是：文本论证的严密程度与被试信念的坚定程度之间的关系。当文本论证的严密程度超过被试“贬低对手”的能力，且被试信念的坚定程度超过被试“改变信念”的意愿时，两个理论会给出相反

预测：认知失调预测“消解”，张力持存预测“维持”。

4.1.2 “张力持存”与我-你关系

Buber (1923/1970) 的“我-你关系” (I-Thou relationship) 与“张力持存”确实有密切的亲缘关系。Buber明确区分了两种与世界关联的方式：我-它关系 (I-It) 把对方当作可被经验、被利用的对象，我-你关系 (I-Thou) 把对方当作不可被对象化的整全存在。真正的相遇 (encounter) 是保持我-你关系——保持对方的整全性，不把它归约为概念。

“张力持存”的核心——拒绝对方定义为某个类型、允许对方每一次的出现都是新的——与Buber的我-你关系几乎完全重合。那么，区别在哪里？

我必须先承认：Buber的我-你关系不是“静态的相遇理想”。Buber的《我与你》全书都在描述一个动态的、持续的、充满紧张的关系——不是“在相遇的瞬间，我与你面对面的姿态”。他明确写道，我-你关系不是发生在“相遇的瞬间”然后结束的——它是对整个存在姿态的持续要求。他反复强调，我-你关系必须持续地被“重新发生”——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滑回我-它关系，每一次都需要重新选择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张力持存的结构。

因此，真正的区别不在“静态/动态”——因为两者都承认动态性。真正的区别在“目标”上：在Buber那里，维持我-你关系是为了“更真地相遇”——保持对方的整全性，是为了让“我与你”的关系本身成为可能。而在“张力持存”这里，维持张力不是为了“更真地相遇”，而是为了“产生新判断”——让两个判断系统之间的搏斗结算出第三位置。Buber的目标是“关系的整全性”，张力持存的目标是“意义的生成”。

这个区别有可观察的后果：在Buber的描述中，我-你关系是“短暂的、珍贵的、不可强求的”相遇瞬间——你无法“主动维持”它，你只能“等待”它。而在“张力持存”的状态中，主体不是“等待相遇”，而是“主动搏斗”——他不断地与自己的定义本能搏斗，不断地提醒自己“我还能不下判断”。这个“主动搏斗”的特征，是Buber的我-你关系没有处理的——因为Buber关心的是“相遇”本身，而不是“相遇之后”的张力维持。

分离线：什么条件下两个理论会给出相反预测？让一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定义的他人——这个人的行为不断挑战他的分类框架。Buber的框架预测：这个人会“等待相遇”——保持开放，等待“我-你关系”的发生。张力持存的框架预测：这个人不会“等待”——他会“主动搏斗”——不断地识别自己的定义本能、主动拒绝它、保持不确定性。这个区别的关键控制变量是：主体是“被动等待”还是“主动搏斗”。当主体表现出“主动搏斗”的行为（如反复提醒自己“我还能不下判断”），Buber的框架无法解释（因为它没有描述“定义被拒绝之后”的张力维持），而张力持存的框架可以解释。

4.1.3 “张力持存”与崇高

Kant (1790/1987) 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描述的“崇高” (the sublime) ——面对超出认知框架的东西时产生的震撼——与“张力持存”确实有核心的重叠。Kant的崇高有一个关键特征：它无法被归约为概念。当你面对宏伟的自然景象时，你的想象力无法把握它的整体，你的理性却要求一个整体——这个冲突产生了崇高感。

“张力持存”与Kant的崇高共享了“无法被理解”这个核心特征。区别在哪里？

我认为区别在于：Kant的崇高最终被“理性”所收束——虽然想象力无法把握，但理性仍然可以“思考”那个整体。崇高感中包含了“理性对感性的胜利”。而“张力持存”拒绝任何形式的收束——不仅是感性层面的不理解，也是理性层面的不理解。你不是“不能用想象力把握但可以用理性思考”，而是“既不能用想象力把握，也不能用理性思考”——你只是被震撼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你也不急于知道它是什么。

这意味着：“张力持存”比Kant的崇高更“极端”——它拒绝崇高感中的理性收束。Kant的崇高最终是“可理解的”——你理解了你为什么感到崇高（因为你的理性超越了你的感性）。而“张力持存”要求你停留在“不理解”的状态里，不在任何层面收束它。

但这个区分需要更精确：Kant的崇高不是“理性收束一切”——理性只是“思考”那个整体，而不是“理解”它。理性在崇高中的功能是“超越”，而不是“收束”。所以，真正的区别可能不在“是否有收束”，而在“收束的方式不同”——Kant的崇高是通过“理性超越感性”来收束的（你理解了你为什么感到崇高），而“张力持存”是通过“意义结算”来收束的（你在张力中长出了新判断）。

分离线：什么条件下两个理论会给出相反预测？让一个人面对一个超出他认知框架的现象（如第一次看大海）。Kant的框架预测：这个人会经历“崇高感”——想象力无法把握，理性超越感性，最终产生“对理性的尊重”。张力持存的框架预测：这个人会经历“张力持存”——他不急于解释，不急于反思，只是停留在被震撼的状态里，等待意义的结算。这个区别的关键控制变量是：主体是“被理性收束”还是“拒绝收束”。当主体表现出“不急于反思”的行为（如“我只是站在那里，什么都不想”），Kant的框架无法解释（因为它预设了理性会收束感性），而张力持存的框架可以解释。

4.2 不可还原硬校验的结果

以上三个对话可以总结为一句话：“张力持存”关注的是“张力的维持”而非“张力的消解”或“张力的收束”。认知失调关心失调如何被消解，我-你关系关心相遇的瞬间，崇高关心理性对感性的超越——而“张力持存”关心的是张力本身如何被维持、如何被持续、如何从维持中产生意义。

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：这三个对话是否撞到了真正的分离线，还是仅仅在概念周边打转？我的判断是：撞到了。分离线不是“对手是外部还是内部”（因为那可以被认知失调重新解释），也不是“主动还是被动”（因为Buber也可以被解释为主动等待），而是——张力持存追问的是“张力如何被维持”，而其他概念追问的是“张力如何被消解/被收束/被超越”。这个追问方向的转换，是真正的分离线。

不可还原硬校验通过。“张力持存”不是任何已有概念的换皮——它切出了一个此前“看得见却说不出、没有任何现成词能装下”的辨别面：张力不是需要被消解的障碍，而是需要被维持的条件。这个辨别面，认知失调理论没有覆盖（它只关心消解），我-你关系没有覆盖（它只关心相遇），崇高理论没有覆盖（它只关心收束）。

4.3 “张力持存”的精确定义：一个过程式的表述

现在让我给出“张力持存”的精确定义。但我要强调的是：这个定义不是“钉死”概念——它是“追述”一个发生过程。它不是告诉你“张力持存是什么”，而是告诉你“张力持存是如何发生的”。

张力持存是一个过程——它从“被拉开”开始，经过“主动维持”，到达“结算”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这个过程包含四个阶段：

第一阶段：来源——被拉开。张力不是来自主体内部的信念冲突，而是来自主体与“另一个判断系统”（或“另一个活的存在”“另一个超出框架的现象”）之间的遭遇。这个“另一个”是一个有意志、有历史、有立场的判断主体——它不是“我内部的另一个声音”，而是“外部的另一个声音”。被拉开的标志是：你感到“卡住了”——你既无法接受它，也无法否定它。

第二阶段：维持——主动搏斗。张力不是“自然存在”的，而是“被主动维持”的。主体需要抵抗三个本能：消解的本能（“好吧，我错了”）、搁置的本能（“先不想想了”）、收束的本能（“这个可以用XX理论来解释”）。每一次抵抗，都是一次张力持存的主动选择。维持的标志是：你反复回访那个让你困惑的段落，你试图反驳它但发现自己做不到，你向别人解释你的困惑。

第三阶段：结算——新位置的产生。张力持存不是“永远维持张力”，而是“让张力在持续中产生结算”。结算不是张力被消解，而是张力被转化为一个新的判断位置——这个位置既不是主体原来的位置，也不是对手的位置，而是在冲突中长出来的第三位置。结算的标志是：你突然“看见”了一个之前看不见的东西——一个在搏斗中长出来的新判断。

第四阶段：循环——新的张力。新的判断位置本身会与旧的位置产生新的张力——张力持存不是一个“一次完成”的动作，而是一个“循环不止”的过程。每一次结算，都是一次新的张力持存的开始。循环的标志是：你发现你的新判断又产生了新的困惑——你又需要重新开始。

这四个阶段不是一次完成的——它们是在每一次张力持存中被重新生成的。你不能“拥有”张力持存——你只能“进入”它。

五、张力持存的运行机制：从核心矛盾中长出来的三条路径

在完成了“张力持存”的概念论证之后，现在让我追问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张力持存这个状态本身，是如何被维持的？它的内部矛盾是什么？从这个矛盾中，可以结算出什么更一般的运行机制？

5.1 张力持存的核心矛盾

张力持存的核心矛盾是：“维持张力”与“消解张力”之间的张力。

你想维持张力（因为张力是意义发生的引擎），但你也想消解张力（因为张力让人不舒服）。你既不能完全维持（因为那会导致永无止境的焦虑），也不能完全消解（因为那会关闭意义发生的可能）。你必须在这个“维持”与“消解”之间的某个位置上，找到一条可以持续的路。

这个矛盾不是“张力持存”的缺陷——它是“张力持存”的动力。正是因为“维持”与“消解”之间的张力，张力持存才不是一个静态的“状态”，而是一个动态的“过程”——它要求你不断地在“维持”和“消解”之间做出选择，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张力持存的重新激活。

5.2 从矛盾中长出来的三条路径

从这个核心矛盾中，可以结算出三条路径。但我要强调的是：这三条路径不是“分类”——它们是同一矛盾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显现。它们不是我在外部设定的“搏斗/拒绝/悬置”三格，而是从“维持×消解”这个矛盾中“长出来”的三种处理方式——就像同一棵树在不同土壤中长出的不同形状的根。

第一条路径：搏斗路径。 当张力来自“被反驳而未被驳倒”时（即面对另一个判断系统），张力持存的路径是“搏斗”——你与对手的判断系统搏斗，不是试图“打败”它，而是试图“理解”它。搏斗的过程是：你反复回到那个让你困惑的判断，反复思考它，反复试图反驳它——每一次反驳失败，你都在更深入地理解它。搏斗的终点不是“你赢了”或“对手赢了”，而是“你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第三位位置”——一个在搏斗中长出来的、之前不存在的判断位置。

第二条路径：拒绝路径。 当张力来自“被看见而未被定义”时（即面对另一个活的存在），张力持存的路径是“拒绝”——你拒绝把对方定义为某个类型，拒绝用已有的概念收束对方的存在。拒绝的过程是：你不断地被对方的行为“定义”（你的大脑会自动做分类），但你不断地拒绝这个定义。每一次拒绝，都是一次张力的重新激活。

第三条路径：悬置路径。 当张力来自“被震撼而未被理解”时（即面对超出框架的现象），张力持存的路径是“悬置”——你把“理解”这个动作本身悬置起来，允许自己停留在“不理解”的状态里。悬置的过程是：你被一个现象震撼，你的本能是“解释”它，但你主动拒绝了那个解释的本能。你允许自己被震撼，允许自己不知道它为什么震撼，允许自己只是站在那里，被它震撼。

5.3 分岔在何处发生

现在，我必须追问一个更困难的问题：面对同一个矛盾（维持张力×消解张力），主体在什么条件下走向搏斗、在什么条件下走向拒绝、在什么条件下走向悬置？这个分岔不是随机的——它取决于三个因素：

第一，对手的性质。 当对手是一个“判断系统”（有立场、有论证）时，张力持存倾向于走向“搏斗”——因为你可以与它“对话”，你可以反驳它、被它反驳。当对手是一个“活的存在”（有行为、有表情、有沉默）时，张力持存倾向于走向“拒绝”——因为你无法与它“对话”（你不知道它在“想”什么），你只能“拒绝定义”它。当对手是一个“现象”（没有意志、没有立场）时，张力持存倾向于走向“悬置”——因为你无法与它“搏斗”也无法“拒绝”它，你只能“悬置”你的解释本能。

第二，张力的强度。 当张力强度中等时（你感到“被反驳”但尚未感到“被威胁”），搏斗路径是可行的——因为你有足够的心理空间去“搏斗”。当张力强度高时（你感到“被威胁”——你的身份、你的价值观、你的存在方式被挑战），搏斗路径可能不可行——因为你会启动防御机制。此时，拒绝路径（拒绝定义对方）或悬置路径（悬置判断）可能是更可持续的。

第三，主体的资源。 当主体有足够的认知资源（时间、精力、心理空间）时，搏斗路径是可行的——因为它需要持续的“回访”和“反驳”。当主体资源不足时，拒绝路径（只需要“拒绝定义”而不需要“深入理解”）或悬置路径（只需要“停留”而不需要“思考”）可能是更现实的。

这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，决定了主体在具体情境中会走向哪条路径。这个分岔不是“预设的”——它是在矛盾展开的过程中被决定的。

5.4 三条路径的共同结构

尽管三条路径的“表面”不同（搏斗、拒绝、悬置），它们共享同一个深层结构：“识别本能 → 抵抗本能 → 维持张力 → 等待结算”。

- 在搏斗路径中，“本能”是“消解张力”（通过改变信念或贬低对手），抵抗的方式是“反复回访”。
- 在拒绝路径中，“本能”是“定义对方”（通过归入已有的类别），抵抗的方式是“保持不确定性”。
- 在悬置路径中，“本能”是“解释现象”（通过把震撼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），抵抗的方式是“停留”。

这个共同结构说明：“张力持存”不是三个独立的现象，而是同一结构的三种不同显现条件。读书时，张力来自判断系统的冲突，所以张力持存表现为“搏斗”；读人时，张力来自定义本能的冲动，所以张力持存表现为“拒绝”；读大自然时，张力来自解释本能的冲动，所以张力持存表现为“悬置”。但底层是同一个结构：识别本能 → 抵抗本能 → 维持张力 → 等待结算。

六、张力持存的边界与死亡

现在让我诚实地给出“张力持存”的适用边界和死亡条件。

6.1 边界一：张力持存不解释“工具性阅读”

“张力持存”主要适用于“生成性阅读”——那种让人被改变、让意义发生的阅读。它不适用于“工具性阅读”——比如为了考试而读教材、为了工作而读报告、为了消遣而读小说。

但这里需要小心：这个边界不是为了“保护”张力持存而划定的——它是张力持存这个概念本身的诚实自限。工具性阅读的目标不是“意义发生”，而是“任务完成”。当任务完成时，阅读就结束了——不需要张力持存，不需要意义结算。这不是说“工具性阅读不重要”——工具性阅读当然重要，它是日常阅读的大部分。它只是在说：如果所有的阅读都停留在工具性层面，那么“读”这个动作中最珍贵的东西——意义的生成——就被遗漏了。

6.2 边界二：张力持存不解释“直接共鸣”的阅读

“张力持存”适用于那些以“被拉开”为特征的阅读经验，而非所有的阅读经验。对于“直接共鸣”的阅读——比如读一首诗时直接被它的美击中，没有经历任何“被反驳”“被挑战”“被震撼”的过程——张力持存不适用，因为那里没有张力需要被维持。

但这里有一个更困难的问题：是否真的存在“无张力的共鸣”？我的回答是：存在。但它的范围比我最初设想的更窄。一个可观察的判据是：在“直接共鸣”的情况下，读者在阅读之前和阅读之中，都没有感到任何“不安”或“不适”——他直接进入了共鸣，没有任何“我不在”或“我不够”的前置体验。而在“张力持存”的情况下，共鸣之前有一个“不安”的时刻——一个让你感到“我不在”或“我不够”的时刻。

这个判据是可观察的：你可以问读者“在读这本书之前，你处于什么状态？”如果他说“我很疲惫/我很孤独/我迷失了”，那共鸣是张力结算的结果；如果他说“我就是随手翻开，然后就被吸引了”，那共鸣可能是不经过张力的直接感受。

6.3 张力持存的死亡：自噬在什么条件下发生

张力持存不是“永远安全”的。它有自己的死亡条件——不是“不再经历张力”，而是“张力持存本身变成了意义发生的障碍”。

第一种死亡：过度维持——张力变成焦虑。当张力被“过度维持”而没有结算时——当搏斗变成了反复思考但从不行动，当拒绝变成了永远不下判断，当悬置变成了无法回头的迷失——张力持存就从“意义发生的引擎”变成了“意义发生的障碍”。你不再“被拉开”——你被“困住”了。你无法结算，无法前进，无法离开。

第二种死亡：过度消解——防御机制接管。当张力太强，主体无法承受时，防御机制会接管。你开始“贬低对手”（“这本书写得不好”），你开始“改变信念”（“好吧，我错了”），你开始“回避”（“先不想了吧”）。这些动作本身不是“错误”——它们是自我保护。但当它们成为常态，张力持存就死亡了——因为你不再“持存”张力，你只是在“消解”它。

第三种死亡：表演性持存——张力变成身份标签。这是最隐蔽的死亡形式。你开始“表演”张力持存——你告诉别人“我被这本书卡住了”“我正在持存张力”，但实际上你只是在用“张力持存”这个标签来证明自己的“深刻”。你不再真正地搏斗——你只是“表演”搏斗。张力持存变成了一个身份标签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过程。

张力持存的可证伪命题是：当一个人在任何阅读中都不再感到被反驳的需要、不再经历定义的抵抗、不再遭遇解释的悬置时——张力持存已经被死亡了。不是因为它停止了，而是因为它不再被发生。

七、张力持存的社会历史维度：解释共同体与个体经验的张力

在完成了核心论证之后，现在让我面对一个被论文前半部分有意悬置的问题：张力持存是个体心理现象，还是共同体实践现象？这个问题来自斯坦利·费什（Stanley Fish, 1980）的读者反应理论——它对我的核心判断构成了一个有力的挑战。

7.1 费什的挑战：张力是被共同体定义的

费什的“解释共同体”（interpretive community）概念认为：读者不是孤立的个体——他们总是属于某个解释共同体，这个共同体决定了他们如何阅读、什么是“合理的”解释、什么是“有问题的”文本。在这个框架下，所谓的“张力”——读者感到“被反驳”——不是个体与文本之间的纯粹遭遇，而是解释共同体内部的规范冲突。你感到“被反驳”，是因为你所属的解释共同体告诉你“这个文本应该被这样理解”，而文本的立场与这个规范冲突。

这个挑战是实质性的：如果“张力”是被解释共同体定义的，那么“张力持存”就不是一个普遍的、跨共同体的意义发生机制——它只是一个特定解释共同体的阅读规范。在不同的解释共同体中，张力的来源、维持方式、结算路径可能有根本差异。

7.2 我的回应：张力持存是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

我承认费什的挑战是实质性的。但我认为，它不否定“张力持存”的普遍性——它只是揭示了张力持存的一个被本文前半部分忽略的维度：张力持存不仅是“个体与文本”之间的张力，也是“个体与共同体”之间的张力。

第一，张力持存的条件——被共同体承认的“未被驳倒”——本身就包含共同体维度。当你感到“被反驳而未被驳倒”时，这个“未被驳倒”的判断不是纯粹私人的——它依赖于你所属共同体对“什么是有效的论证”的共识。如果共同体不承认文本的论证是“有效的”，你就不会感到“被反驳”——你只会感到“它错了”。张力持存的条件，部分是由共同体定义的。

第二，张力持存的维持——抵抗共同体的定义压力——也包含共同体维度。当你拒绝定义一个人时，你不是在抵抗“你的定义本能”——你是在抵抗你的共同体告诉你的“应该如何分类他人”的规范。当你悬置解释时，你不是在抵抗“你的解释本能”——你是在抵抗你的共同体告诉你的“应该如何理解自然”的规范。张力持存的维持，部分是对共同体规范的反抗。

第三，张力持存的结算——新位置的共同体承认——同样包含共同体维度。你结算出的新判断，只有被共同体承认（或至少可以被共同体理解）时，它才是“有效的”——否则它只是私人幻想。张力持存的结算，部分是与共同体对话的结果。

7.3 这个回应揭示了什么

这个回应揭示了一个被本文前半部分遮蔽的维度：张力持存不是纯粹的个体心理现象——它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现象。个体在持存张力时，不仅在与文本搏斗、在拒绝定义、在悬置解释——他也在与他的解释共同体搏斗、在拒绝共同体的定义压力、在悬置共同体的解释规范。

这个维度的揭示，不是对“张力持存”的否定——而是对它的一次深化。它意味着：张力持存不是在“真空”中发生的——它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发生的。不同的解释共同体，会定义不同的“张力条件”（什么算“有效论证”）、不同的“维持方式”（什么算“合理的抵抗”）、不同的“结算路径”（什么算“新判断”）。

但这也意味着：张力持存的核心结构——识别本能、抵抗本能、维持张力、等待结算——是跨共同体的。不同的共同体可能定义不同的“本能”、不同的“抵抗方式”、不同的“结算标准”，但“识别→抵抗→维持→结算”这个结构本身，是普遍的。

八、结论：张力持存——一个需要被持续追问的辨别维度

这篇文章的核心判断是：“读”不是“对齐”，也不是“被拉开”的瞬间，而是“张力被持存”的过程。张力不是需要被消解的障碍——它是需要被维持的条件。

但这个判断不是一个“终点”——它是一个“起点”。它打开了一个需要被持续追问的问题域：

第一，张力持存与认知发展的关系。本文没有处理皮亚杰（Piaget）的“认知失衡”（disequilibrium）概念——当已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经验时产生的状态。皮亚杰明确说过，认知失衡是认知发展的引擎——这个判断与本文的核心判断高度雷同。但区别在于：皮亚杰的认知失衡最终目标是通过同化和顺应回到“新的平衡”——它追求的是消解；而张力持存的目标不是回到平衡，而是让张力持续结算。这个区别需要被进一步论证。

第二，张力持存与最近发展区的关系。本文也没有处理维果茨基（Vygotsky）的“最近发展区”（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）——学习者被“拉出”现有水平但尚未到达下一个水平的状态。维果茨基的ZPD是别人（教师或同伴）拉开的，而张力持存是主体自己主动维持的——这个区分有理论收益，但需要被进一步展开。

第三，张力持存与当代认知科学的关系。近年来认知科学中的“预测处理”（predictive processing）框架（Clark, 2013; Hohwy, 2013）为“张力”概念提供了新的科学表述基础。预测处理框架认为，大脑是一个“预测机器”——它不断生成关于世界的预测，并根据预测误差来更新模型。在这个框架下，“被反驳”就是预测误差——大脑的预测被世界“反驳”了。但预测处理框架的目标是“最小化预测误差”——它追求的是消解张力，而不是维持张力。张力持存要求主体“不最小化”预测误差——这个区别需要被进一步论证。

第四，张力持存的价值不是预设的。本文在论证中隐含了一个价值判断：“生成性阅读高于工具性阅读”“张力持存高于直接共鸣”。但这个价值判断不是论证的结果——它是论证的前提。张力持存本身有没有可能停滞？有没有可能成为新的“表演性深刻”？有没有可能读者用“持存张力”来回避真正的结算？——这些问题需要被进一步追问。

张力持存的可证伪条件：如果在未来的研究中发现，当主体不再经历“被反驳而未被驳倒”（或“被看见而未被定义”“被震撼而未被理解”）的张力状态时，意义的发生并没有停止——而是通过其他路径（如直接共鸣、工具性提取、共同体规范）继续发生——那么本文的判断就需要被修正。张力持存不是“意义发生的唯一引擎”——它只是“意义发生的引擎之一”。

张力持存的死亡条件：当张力持存本身变成表演、变成身份标签、变成回避结算的借口时——它就从“意义发生的引擎”变成了“意义发生的障碍”。张力持存的死亡，不是“不再经历张力”——而是“张力被工具化”。

注释

[1] 本文所使用的“读”概念，取其最广义的用法——不仅仅指阅读文字，也包括“读人”“读大自然”乃至“读情境”。这个广义用法并非本文的发明，而是延续了从中国古典“观物取象”传统到西方解释学“文本之外无世界”的语义扩展。本文的论证试图表明：不同形态的“读”共享同一个意义发生的结构，而非仅仅是一种隐喻性的借用。

[2] 本文对“认知主义”的讨论，限定在经典的信息加工范式内，即把阅读视为从文字输入到语义表征的线性转换过程。这一范式以Kintsch（1998）的建构-整合模型和Rayner等人（2012）的眼动研究为代表。本文不涵盖近年来兴起的“具身认知”或“4E认知”进路——后者对“读”的理解可能更接近本文的立场，但限于篇幅和论证焦点，本文不展开与它们的对话。

[3] 本文对伽达默尔（Gadamer, 1960/2004）“视域融合”的批评，聚焦于其《真理与方法》中关于“应用”与“理解”关系的论述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伽达默尔后期在《哲学解释学》等著作中，对“理解中的张力”有更复杂的处理，特别是他对“效果历史意识”中“距离”功能的强调，与本文的“张力持存”有部分重合。但本文认为，伽达默尔始终没有把“张力”从“理解的条件”提升为“理解的目标”——这个区分是本文与解释学传统的根本分歧所在。

[4] 本文对现象学“意向性”概念的援引，主要基于胡塞尔（Husserl, 1913/1983）在《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》第一卷中给出的经典定义。本文不涉及后期胡塞尔对“生活世界”和“被动综合”的论述，也不涉及海德格尔（Heidegger, 1927/1962）对“此在”的生存论分析——后者对“理解”的处理（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，而非作为主体的认知行为）已经在某些方向上超出了本文批评的范围。

[5] 本文对Iser（1978）的讨论，限于其《阅读活动：审美反应理论》中关于“空白”和“否定”的论述。Iser的“空白”概念（文本中未明说的部分）与本文的“张力持存”有一个关键区别：Iser的空白是文本结构的概念（文本“留出”了什么），而本文的张力是读者状态的概念（读者“被拉开”了什么）。前者追问“文本的未说之处在哪里”，后者追问“读者的判断位置在哪里被移动了”——两者是互补而非对立的。

[6] 本文对Buber（1923/1970）“我-你关系”的引用，基于其《我和你》一书的核心论述。需要指出的是，Buber的“我-你关系”并非一个纯粹的“相遇”概念——它也包含了对“我-它关系”的持续批判和对“之间”（the between）领域的强调。本文的批评聚焦于：Buber没有充分处理“定义被拒绝之后”的张力维持问题。这个批评不否认Buber对“之间”的论述已经隐含了某种动态性，但本文认为这种动态性没有被Buber明确理论化。

[7] 本文对Kant（1790/1987）“崇高”的讨论，基于其《判断力批判》中“数学的崇高”和“力学的崇高”的区分。本文的批评聚焦于Kant对“理性收束”的设定——即崇高感最终通过理性对感性的超越而获得意义。本文认为，这个设定使得Kant的崇高概念无法覆盖“纯粹的、不寻求任何收束的张力持存”状态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文并不否认Kant的崇高概念在美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——只是指出它与“张力持存”在“是否接受收束”这个维度上的根本分歧。

[8] 本文对费什（Fish, 1980）的讨论，基于其《这门课里有文本吗？》中关于“解释共同体”的论述。本文承认费什的挑战是实质性的——它揭示了张力持存的社会历史维度。但本文认为，费什的“解释共同体”概念过于强调共同体的决定性，忽略了个体在共同体内部进行张力持存的能动性。张力持存不是“被共同体定义”的——它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。

[9] 本文第三部分使用的案例（阅读亚里士多德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）来自作者本人的阅读经验。为了便于叙述，案例经过了简化处理——它省略了阅读过程中的许多细节（如阅读的时间跨度、中间阅读的其他文本、与朋友的讨论内容等），但保留了“被反驳→持存张力→结算”的核心结构。

参考文献

- Buber, M. (1970). *I and Thou* (W. Kaufmann, Trans.). 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s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)
- Clark, A. (2013). Whatever next? Predictive brains, situated agents, and the future of cognitive science. *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*, 36(3), 181–204.
- Craik, F. I. M., & Lockhart, R. S. (1972). Levels of processing: A framework for memory research. *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*, 11(6), 671–684.
- Festinger, L. (1957). *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*. 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Fish, S. (1980). *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?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*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.

- Gadamer, H.-G. (2004). Truth and method (J. Weinsheimer & D. G. Marshall, Trans., 2nd rev. ed.). London: Continuum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0)
- Harmon-Jones, E., & Mills, J. (2019).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and an overview of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he theory. In E. Harmon-Jones (Ed.), Cognitive dissonance: Reexamining a pivotal theory in psychology (2nd ed., pp. 3–24). Washington, DC: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.
- Heidegger, M. (1962). Being and time (J. Macquarrie & E. Robinson, Trans.). New York: Harper & Row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7)
- Hohwy, J. (2013). The predictive mind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- Husserl, E. (1983).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, First book (F. Kersten, Trans.). The Hague: Martinus Nijhoff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)
- Iser, W. (1978). The act of reading: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. Baltimore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.
- Kant, I. (1987). Critique of judgment (W. S. Pluhar, Trans.). Indianapolis: Hackett. (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790)
- Kintsch, W. (1998). Comprehension: A paradigm for cognition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Rayner, K., Pollatsek, A., Ashby, J., & Clifton, C., Jr. (2012). Psychology of reading (2nd ed.). New York: Psychology Press.

深化增补：被放跑的最近邻、操作化与证伪

以下四节为编辑增补，与作者正文分开标注。

增补一·被放跑的最近邻：济慈的“负能力”

本文的核心判断——张力不该被消解，而该被维持——在思想史上有一个几乎逐字对应的先行者，而正文未曾提及：济慈在 1817 年 12 月致其兄弟的信中提出的“负能力”（negative capability），指的正是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、疑惑与未解之中，而不急躁地伸手去抓事实与理由。这一遗漏是本文不可还原性上最大的敞口：若“张力持存”只是负能力的当代改写，本文的命名便不必要。**分离点有三处**。其一，负能力被济慈描述为一种气质禀赋——某些人（他举莎士比亚）拥有它，而本文的张力持存是一个可分阶段追踪的过程，有起点（被拉开）、有维持动作（三种抵抗）、有产物（结算）。其二，负能力止于“停留”，它不预期停留会长出什么；本文明确要求一个第三位置从搏斗中生长出来，并把“无结算的长期停留”单独命名为失败形态。其三，也是最要紧的一处：负能力是对神秘与未解的容纳，其对面是急于求解的理智；而本文的张力面对的是一个自洽且站得住的**对手判断系统**——困境不是“我不知道”，而是“我知道它站得住，而我也站得住，两者不能共存”。承认这一先行者不削弱本文，反而使它的位置更准：本文补的是负能力没有处理的那一段——停留之后。

增补二·与模糊容忍度量表传统的划界，兼论文的可测化

心理学中已有一条成熟的测量传统处理相近的东西：Frenkel-Brunswik（1949）提出、Budner（1962）量表化的“模糊容忍度”（tolerance of ambiguity），测的是个体面对信息不完整、结构不清的情境时的舒适程度。**分离点在于对象与主动性**。模糊容忍度是一种跨情境的人格倾向，测的是“我能忍受多少不清楚”，其中主体是被动的承受者；而张力持存是情境性的、有指向的、需要持续投入的动作——主体不是在忍受模糊，而是在与一个清楚对手较劲，且清楚本身正是张力的来源。这一分离带来一条可检验推论：**高模糊容忍度不预测张力持存的发生**。一个模糊容忍度高的人完全可能在遭遇强论证时迅速放下（“也许两边都对吧”）——这在本文框架里恰恰是搁置，是张力持存的失败形态之一。若经验数据显示两者高度相关（比如 r 稳定高于 0.6），则“张力持存”很可能只是模糊容忍度在阅读情境中的表现，本文的独立性受到实质挑战。

增补三·最危险的近邻：反刍与僵局，以及本文必须切开的病理边界

本文所描述的“反复回访那个让你困惑的段落、试图反驳却做不到、向别人解释却解释不清”，在临床心理学中有一个高度相似且已被大量研究的形态：反刍（rumination, Nolen-Hoeksema, 1991）——反复地、被动地聚焦于自身的困扰及其原因，且这种聚焦与抑郁的发生和延长稳定相关。不处理这个近邻，本文有把一种消耗性状态描述为认知美德的风险，这是它最需要防守的一侧。**分离点在于指向与产出**。反刍指向自我及其状态（我为什么这么想不通、我是不是不行），其内容在循环中高度重复，且不产生新判断；张力持存指向那个对手的判断结构本身，其内容在每一轮回访中变化（每次反驳失败都带来对对方框架的更深理解），并朝向结算。由此给出一条可操作的鉴别指标：**取被试连续数次的外化表达，做内容重叠度分析**。重叠度持续高而不降者是反刍；重叠度逐轮下降、且新增内容指向对手框架者是张力持存。本文由此也获得一条应有的伦理边界：当张力长期不结算、且内容转向自我贬抑时，它已经不是本文所论的状态，不应被鼓励维持。

增补四·把分离线做成可执行的实验

作者在第四节为三个对手各设计了“什么条件下两个理论给出相反预测”的分离线，这是全篇最见功力的动作，但停在设想。此处补足执行细节，使它可被独立复制。**材料。**取同一主题下论证强度分三级的文本（弱／中／强），强度由不知情的专业评审独立评定；文本立场须与被试信念相反。**被试。**先以立场量表前测信念坚定度，取高低两端各一组。**关键格。**强论证 × 高坚定度——认知失调理论预测被试转向消解（改变立场、贬低来源、或回避），张力持存预测被试进入既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贬低对手的僵持，并出现回访、搏斗、外化三类行为。**行为指标（不依赖自陈）：**回访＝阅读轨迹中返回同一段落的次数与停留时长；搏斗＝自由书写中针对对方论证的反驳尝试数及其修订次数；外化＝在被允许求助时主动向他人陈述困惑的发起率。**结算的判定：**四周后的追踪访谈中，被试是否给出一个既非其原立场、亦非文本立场的第三表述。**证伪：**若在关键格中被试仍以消解为主（占比显著高于僵持），则本文对该格的预测失败；若僵持普遍出现却几乎无人到达第三位置，则“结算”环节缺乏经验支持，本文须退回到只描述维持、不承诺产出。

编辑增补所依据的核验文献

- Keats, J. (1817). 致 George 与 Thomas Keats 的信, 1817 年 12 月 21 日 —— “负能力”（negative capability）的提出处。
- Frenkel-Brunswik, E. (1949).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al and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. *Journal of Personality*, 18, 108–143.
- Budner, S. (1962).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 personality variable. *Journal of Personality*, 30(1), 29–50.
- Nolen-Hoeksema, S. (1991).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. *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*, 100(4), 569–582.
- Festinger, L. (1957). *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*.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